#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李總理著作
# 爭取合併的鬥爭問世
## 總理昨日指出書中附有林清祥親筆書寫紀念史太林逝世文件
### 倘若林氏認為它係假冒時可以法律糾正

新加坡文化部以中、英、巫、印四種文字出版的叢書——爭取合併的鬥爭，經於昨日正式問世。昨晨十一時李光耀總理特爲此事招待記者，較早前，文化部長也曾闡述該書內容。

李光耀總理昨天在招待記者發表談話時，解釋這招待記者會的目的，是要討論政府出版的一本書，（書名：爭取合併的鬥爭）這本書的內容，是載有許多文件，這對於星馬的人民，也許感覺有興趣的。

他說，「政府要証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尋出，誰是站在那一邊。他要求記者們注意這本書的第一附表，其中載有林清祥先生對於他的演講詞，親筆書寫的文件，這演講詞即是在紀念史達林逝世，向他的政黨朋友們發表的。李先生說，從這本書里的另兩份文件看來，即足以証明這文件是林先生的手筆。總理說，林先生曾經在他的面前寫過信并在信上簽名，故此就他的意見，在這文件上的手筆，乃是林先生的，然而，李先生說，要是林先生認爲這文件是假冒的或是騙人的，那麼他可用法律來糾正。

總理後來提及此書中的其他文件——這是普都查里本人的政治信仰聲明。李先生說，這文件值得很大的注視。他也提到未到這會議以前，和普都查里相會過。他說，爲着禮儀起見，他曾經邀請普都查里，告訴他關於這書的問題。

總理後來解釋，在一九五七年時，普都查里寫給他那封信關於他的政治信仰，他說，普都查里在那信中曾暗示，當他個人的純潔，不會受到別人的疑問時，他就準備發表出來。

李先生說，普都查里個人的純潔是無人會發生疑問的。總理說，普都查里，無疑是明白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這是因爲他曾經充任大學中的反英同盟之一員。不過後來因爲他和他們的意見不和，就給從該同盟中開除出來。然而，他後來再回去替他們工作。不過李先生說，就他的意見看來，普都查里在思想方面從來就沒有給他們接受，當作一個共產黨或是深明紀律者看待，但是，他們終於利用他的無可疑問的智慧和才幹，充任一位小冊子的著作人。很有用場，李先生說，普都查里在一九五六年再次進入監獄，這種背景以及其他，也許在後來對他是者的一致觀念，這也許值得我們很大的注意的，因爲普都查里曾經說過，這是那些扣留在漳宜營中的人，這些人就是方水雙，乃哈爾，曾超卓，蒂凡那，後來是林清祥。

總理跟着提及書中的其他文件，件名「在一個獨立的馬來亞中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不久以後，由方水雙，蒂凡那，普都查里，曾超卓，乃哈爾及陳文莫等，[illegible]觀念聲明，當時他們還在牢里。總理說，因爲當時，星馬合併，所以這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李先生解釋說，林清祥沒有在這文件上簽名，因爲當時，他是和其他的人分別居留。不過，後來當他和方先生以及他的朋友，在監牢里共聚一起時，林先生就要求贊同文件的內容。不過，在這過程中，這文件就加以修改，以求一種堅強的非共產主義情緒，趨於一致。這文件叫做：「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手段」的，就由林先生簽名。

總理說：「在這書里的重要點，就是當這幾位前政治犯扣留人，在一九五七年在獄中時，完全否認馬共的事情。李先生說，他并非替他們作分析。那是由那些從事共產黨運動的人所做的，那些人坐在安寧而孤寂的牢中，曾經替他們自己分析，李先生引述書中的某一段文來証明此點。

總理後來再引述另一段文，他說，在一九五七年人民行動黨危機時，本邦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政治責任，缺乏明晰觀念的現象，現在正反映於社陣中。這是因爲現在的社陣，是由那些，當日在他們的安寧和寂寞中，做出這種明白的分析的相同的人所主持的。

李先生說，普都查里現任社陣的顧問，是完全有能力知道，當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所說的是什麼，當時他說，由於共產黨滲進公開的組織，已經有助於削弱他們，不過，總理跟着加上一句話說，不幸的是社陣的黨員連那同一批共產黨員在內，並沒有接受過二年的小心考慮和分析而得出的忠告。

李光耀總理昨晨招待記者時講話

## 文化部長介紹新書內容
# 內除總理十二講外
# 尚有多篇有趣文件
### 包括林清祥筆跡普都查理信函

文化部長拉惹勒南在介紹這本書的時候指出，這本書會出過兩種版本，第一種版本的內容包括李總理在新加坡電台廣播的十二講及兩篇有關的文件，這個普及本將分發給公衆人士，這也是爲了他們的利益起見，讓他們知道更多共產黨在新加坡活動。第二種版本的內容除了總理在電台的十二講之外，還添增了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有關合併的書面聲明，行動黨及其他政黨的聲明。

此外還包括一篇由林清祥等聯合簽署的書面聲明，這篇是在他們六人獲釋之後聯合發表的，在這篇聲明上簽名的人包括林清祥，兀哈爾，普都查理，方水雙，蒂凡那，曾超卓。

提及這篇聯合聲明時，文化部長指出，這篇聲明是人民行動黨與那些要走共產路線者之間合作的基礎，就星馬的政治說，他們（前政治犯）已經在一份稱爲「社會主義的手段及目的」簽下名字，并闡明他們的立場，并對人民行動黨對民主制度所要作的事情與他們的關係，作一番分析。

拉惹勒南指出，給人民提醒這一點是需要的，文化部長又指出，那些宣稱人民行動黨已經脫離原來的立場的人士也應該讀一讀他們在獲釋後所簽署的文件。

接着，文化部長即談到總理在新加坡電台所作的十二次講話，他指出，在這些電台談話中，李光耀總理會指認出一些親共的人物。但這些人物却指責總理在汚衊他們并宣稱他所說的話毫無眞實性。

拉惹勒南部長說，爲了這個緣故，政府始決定付印一篇與林清祥有關的重要文件（見附錄一）因爲這篇文件清楚表示出林清祥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拉惹勒南說，這篇文件的內容是林清祥先生在紀念史太林忌辰向他的政治友人所作訓話的草稿，拉氏接着自該文件中引用一段他認爲「富有意義的文字」，這段文字是「我們已經在紅旗與老斯面前發誓了；任何時候與情況，我們都要堅持組織的利益」（第一百零六頁）

文化部長指出免得讓林清祥來對這文件的確實性提出挑戰，政府曾翻印了一篇手筆專家所作的專篇報告，指証出這篇文件的筆跡連全其他兩篇（也付印在書內）同是林氏的手筆。

文化部長解釋說，其他兩篇文件也包括這本書內的目的爲了比較林氏的主筆。

文化部長說，此舉充份証明政府的信念，堅信林清祥并不是一個非共的社會主義者。

他接着談到這本書內的另一篇文件，這篇文字乃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普都查理寫給李光耀先生的，李氏當時是這批政治犯的法律顧問（見附錄二）拉惹勒南指出，普都查理宣稱共產黨是個可怕的妖物，所有關共產黨的談話不過是政府的一種汚衊運動。他接着引述兩段（見第一百九十七頁）有關普都查理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所寫的函件。

「我從共產主義回轉過來的過程，並不是平直的。一個人往往會受到與殖民地主義作戰的熱望所吸引，同時驅策他加入那些鬥爭最劇烈的行伍的心理，亦是難以抑止的，拒絕這些盟友聯合一起，似乎對於個人的反殖民地主義原則不忠，但是，在這種聯盟中，他又常常因他與盟友間之歧異而感到極端苦惱，我想這是所有殖民地國家中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共同面臨的問題。」

「是否要和共產黨合作之間作一選擇並不像在善與惡或在黑與白之間作一選擇那樣容易。在具有戰鬥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共產黨之間有那麼多的相同任務，尤其是在反殖民地主義鬥爭的時間爲然，因此，與他們合作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其次，一個人往往會在他的腦海中面對着一項懷疑，那就是：由於不與共產黨合作，他是否便削弱了反殖民主義的鬥爭。這使上述的選擇更加困難了。」

文化部長說，讀了這兩段文字之後，普都查理的意思已經很可明白了。如果這兩段文字與那文件「社會主義的手段與目標」在一起讀，他們就會知道這場戰鬥終有一天會來的。在那文件「社會主義的手段與目標」，是林清祥、方水雙、乃哈爾、曾超卓、蒂凡那在從監獄中釋放出來之後表示他們準備參加行動黨，反對右翼與共產黨、爲了一個非共社會主義馬來亞而奮鬥的。但是，拉惹勒南部長說，當戰鬥到來的時候，他們之中便有人決定食言了，而很清楚地，普都查理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又說，普都查理應有足夠的政治誠實，不參加這場戰爭，以混亂整個爭執問題，因爲他知道這個爭執是會到來的，而他也已表示他經準備參加行動黨的。可是當戰鬥到來的時候，普都查理不但自食其言，而且還將那些立定腳跟戰鬥的人標上了企圖汚衊他的同志的記號。

文化部長說，除非普都查理聲明他給總理的信是秘密的，其中還有提及一封日期是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的信，是普都查理寄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表示他經準備讓他給李總理的信公開發表。

拉惹勒南說，發表這書時，政府對於總理的演詞和文件是不表注視的，對於普都查理或是別人的智識完整也不感興趣。它祇求明白表明，親共者將時常想攫奪權勢等問題，并沒有說他們的共產黨或者甚至於親共者，祇是否認他們是共產黨而已。拉惹勒南說，那就是他們的一部份策略，這是共產黨的策略書中的標準訓令。他們必須準備任何欺騙，詭計以及運計，以便完成他們的目標。

這文件十分明白的表明，這些人如不是親共者，就是正如普都查里在一九五七年時曾經說過，他回到共產主義的路線，並不是一條直路，因此，部長就指出，因爲共黨左翼和非共左翼間的斗爭，政府已決定應該告訴人民，在這兩隊伍之間，目前對于合併問題，正在進行各自的合併方式的斗爭，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就不會給那些否認政府的指責，共黨正特別針對非共黨社會主義者挑戰之說所混淆不清了。

拉惹勒南解釋說，這種共黨挑戰，是特別針對非共社會主義者的，因爲從共產黨的觀點來看，非共社會主義者是和共產黨所處的地位相同，那是在工會及其他類同的團體。

## 人民黨召開各政黨社團
## 支持印尼會議
### 上午十時舉行

本邦人民黨召開的新加坡各政黨社團支持印尼解放西伊利安會議，訂今日上午十時假該黨總部（芽籠卅二巷卅一號）舉行。

據悉答應出席該會的政黨社團有廿一單位，包括社陣、工人黨、印尼領事館屬下的援助解放西伊委員會的秘書，新加坡印尼公民協會代表等。

## 李總理詳爲解釋
## 書本遲出版原因

李總理解釋小冊子的延遲出版的原因說：小冊子準備好要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一日之後不久發表的，你們可以看到我在前言下首的日期是寫明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一日，但那以後馬紹爾先生代表商行僱員聯合會的若干罷工者針對廣播第十一講提出藐視法庭的法律行動——這件事拖延了九個星期，因爲馬紹爾先生於立法會議和其他事情，後來案子提審時，因爲手續的錯誤被判撤消，但准他們依照正當手續重行提訴。我的律師寫信問馬紹爾先生是不是能夠趕快重行提訴以便事情早日結束，而他回信說他不再代表罷工者了。而訴訟費將由這些人負担，這些人現在是由另一位律師代表，據我的律師告訴我，那就是拉惹先生，而他還沒有重新提出訴訟，既然再沒有別人的阻礙，我已經給他們兩個多月時間重新起訴，如果他們要的話，而迄今未見他們採取行動，因此我出版了這本書。這就是這本書延遲出版的原因。

李總理又說，如果他們重行起訴，我們仍舊可以繼續爭論是非曲直，但他們不能夠埋怨這本書的出版，因爲我已給他們充份機會重行起訴，並且擱延了本書的發行。如果他們現在通知我，我將很樂於收回所有的書而讓案子進行審訊，因爲我們到底須照法律行事。

## 新加坡境內儲備核子彈
## 並建造火箭彈發射場？
# 馬紹爾將問總理
# 是否知道這回事

安順區議員馬紹爾將於本月廿七日以後召開立院會議時，請求總理說明，他是否知悉關於在新加坡邦內儲備核子彈以及建造火箭彈場址，他又請求財政部長說明，他可否說明調查婦女同工同酬問題委員會之委員姓名，和說明調查該委員會何時開始調查及預料何時辦妥其報告。他復請求教長答覆，鑒於政府已提出其合併建議，他是否要考慮早日對於南洋大學的地位和政府的關係，作最後的決定。

## 介穀校友會

本邦介穀校友會昨天下午假晉江學校校友會召開第七屆會員大會，選舉一九六二年度執委。

當選爲該會本年度執委芳名如下：劉幼華、林陳素娥、陳寶眞、林亞花、蔡黃康、鄭康新、顏亞欣、陳書仕、吳在仁、洪福財、陳利民、林萬金、汪清貴、吳英發、陳德芳、蘇春成、張安華、陳永昌。

# （前言）

李光耀

李光耀總理爲其著作「爭取合併的鬥爭」所寫的前言如下：

這一系列十二講是爲澄清及解釋新加坡與聯合邦的政治形勢而寫。撰寫這十二講的當前急務是要使人民免受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與外國份子所混淆。所有的人民都應該能夠看清事實的眞相以及我們究竟有着怎樣的一個將來？

由於這是反殖民主義聯合陣線的面紗第一次被揭開，因此有需對事情的背景作一番解釋。這種背景相當耐人尋味。

摘錄本小冊一部份

的附錄中，我會把下列普都遮里所寫的一封信，這一封的秘密性只在他繼續留在獄中才有存在；及三張由林清祥親筆所寫不解自明的文件。

詹士•普都遮里先生在他最近於報上發表的一封信中曾經嘗試把這個有關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談話說成一種怪誕之談，而把林清祥說成一個善良忠實的民主主義者，普都遮里在他的信中清楚地說明他本身曾經是受共黨控制的反英同盟會的一名會員，並且追溯他脫離該會的原因。同時，他還說明共黨如何對合法的民主組織作有計劃的滲透以便拉翻其領導層並奪取領導權。林清祥親筆所寫的三份文件將揭露他一向是一個共黨公開陣線的領袖而不是他所偽裝的其他什麼人物。詹士•普都遮里向來就知道這個事實。

我與我在人民行動黨中的同僚乃是曾經和馬共一齊在聯合陣線之下工作，而沒有被他們所吸取過去的少數集團之一。約翰•依答，林建才，蒂凡那，經已去世的陳約翰醫生，P•V•沙瑪以及馬來亞民主同盟的全部活動份子比我們先跑一步。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基本上是民族主義者而實有[illegible]進社會主義者見解，但却是非共。自從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我曾經獲得機會閱讀他們的聲明及文件。這些聲明及文件乃非常有趣的閱讀材料。他們和共產黨一齊在聯合陣線下工作並深信和共產黨聯合以打敗共同敵人——英殖民主義——乃是正確之舉。他們也預見到終有一天英人將在競技場中隱沒，而那時候，他們便得應付共黨的挑戰。但是，他們並不像我們，因爲在反殖民鬥爭過程中，他們被共產黨吸取過去了。

全馬各地還散佈着其他像我們這樣的團體。他們是左翼民族主義者，但並非共產黨，他們曾經和共產黨一齊工作並對他們有深刻認識。

那些曾經走過同樣路線的人士也許會有興趣將他們的經驗和我們的經驗作一個比較，其他那些還未在政黨，職工會，文化團體，校友會，學生俱樂部等等地方見到共產黨與親共幹部的人士，也許會對我們的經驗發生興趣。

但是，不論我們是否親身接觸到這些共黨幹部，如果共產黨在馬來亞奪取政權之舉一旦獲得成功，我們大家都將一樣地受到影響。

李光耀